

## 《日本遠征記》有關澳門內容選譯

劉嘯虎

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準將馬修·加爾布雷恩·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美國海軍東印度艦隊進入日本江戶灣，要求與日本德川幕府談判，商討開國通商事宜，日本舉國震驚。這即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1854年2月13日，佩里再次率艦隊來到日本。面對佩里的強硬姿態，幕府只得接受開國要求。3月31日，日美雙方在橫濱簽署《日美親善條約》。由此，日本被迫結束鎖國，幕藩體制開始逐步瓦解，日本歷史開始走向近代。而艦隊在返回美國之後，以艦隊司令官佩里準將的名義，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提交了此次遠航日本的官方報告，即《日本遠征記》（*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該報告最初刊發於1856年美國第33屆國會第2任期會刊第97期，後由美國D. Appleton and Company出版社於1856年出版。該書綜合了佩里本人的日記、艦隊中遊記作家及翻譯等文職人員的日記，以及其他親歷者的記錄，由彼時美國著名的官方史學家弗蘭西斯·利斯特·霍克斯（Francis Lister Hawks）負責編纂撰寫。多年以來，《日本遠征記》以其親歷者記述之真實性以及描述和評論之現場性，成為研究佩里艦隊和日本開國的重要資料。

馬修·加爾佈雷恩·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出生於美國海軍世家，1809年即加入美國海軍，參加了1812年的美英戰爭。1819年4月，他以參謀軍官身份隨艦隊遠征非洲賴比瑞亞（Liberia），而後，在四年間指揮軍艦在西印度群島打擊海盜和奴隸貿易。1824年9月，佩里被調往地中海艦隊。1830年4月，佩里指揮軍艦護送美國外交特使出訪俄國。歸國之後，佩里於1833年1月成為紐約布魯克林海軍造船廠（Brooklyn Navy Yard）副廠長。佩里深知蒸汽動力海軍的年代已經來臨，在他的積極促成下，布魯克林海軍造船廠於1837年建造出美國海軍第一艘蒸氣船“富爾頓”號（USS *Fulton*）。1837年2月，佩里被授予海軍上校（Captain）軍銜，更被後世稱作美國“蒸汽海軍之父”（Father of the Steam Navy）。蒸汽動力船舶這一因素，對於日後佩里艦隊的遠航影響巨大。蒸汽船以煤炭為燃料，因此美國需要在太平洋地區獲得加煤棧；而只有採用蒸汽船，美國海軍才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區進行遠距離航行。可以說，佩里對蒸汽動力軍艦的使用與推廣，驅使和促成了自己多年後率艦隊的遠航。

除了推動美國海軍使用蒸汽動力軍艦外，佩里同樣對美國的海軍教育貢獻良多。他大力支持建立海軍的新兵訓練體系，並推動建立了用於培養海軍軍官的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即美國海軍

軍官學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同樣，佩里還推動建立了美國第一支海軍工程兵部隊，在桑迪胡克（Sandy Hook）建立了首座美國海軍射擊學校。1840年6月，佩里被任命為紐約布魯克林海軍造船廠負責人，並被授予海軍準將頭銜（Commodore）。1862年之前美國海軍的最高軍銜即是上校，“準將”是一個臨時性頭銜，只有被任命為美國海軍的艦隊司令官，才能獲得這一頭銜。任務結束，艦隊解編，這一頭銜隨即撤銷。1846年美墨戰爭爆發，佩里指揮美國海軍本土艦隊對墨西哥海岸實施封鎖，支援陸軍作戰，發揮了巨大作用。1848年美墨戰爭結束，佩里交卸艦隊指揮權，回到岸上擔任文職。由此可見，佩里作為高級軍官，在美國海軍服役四十多年，不但赴世界各地執行各種任務，更在本國大力推動海軍事業的進步與發展。他具有軍事指揮經驗和豐富的航海知識，也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一定的外交素養，以及敏銳而長遠的戰略眼光。因此，美國政府選擇了佩里率領艦隊遠航日本。而《日本遠征記》超越了單純的事務性記錄，其巨大的價值與佩里特殊的服役經驗、個人素質和眼光恐怕是分不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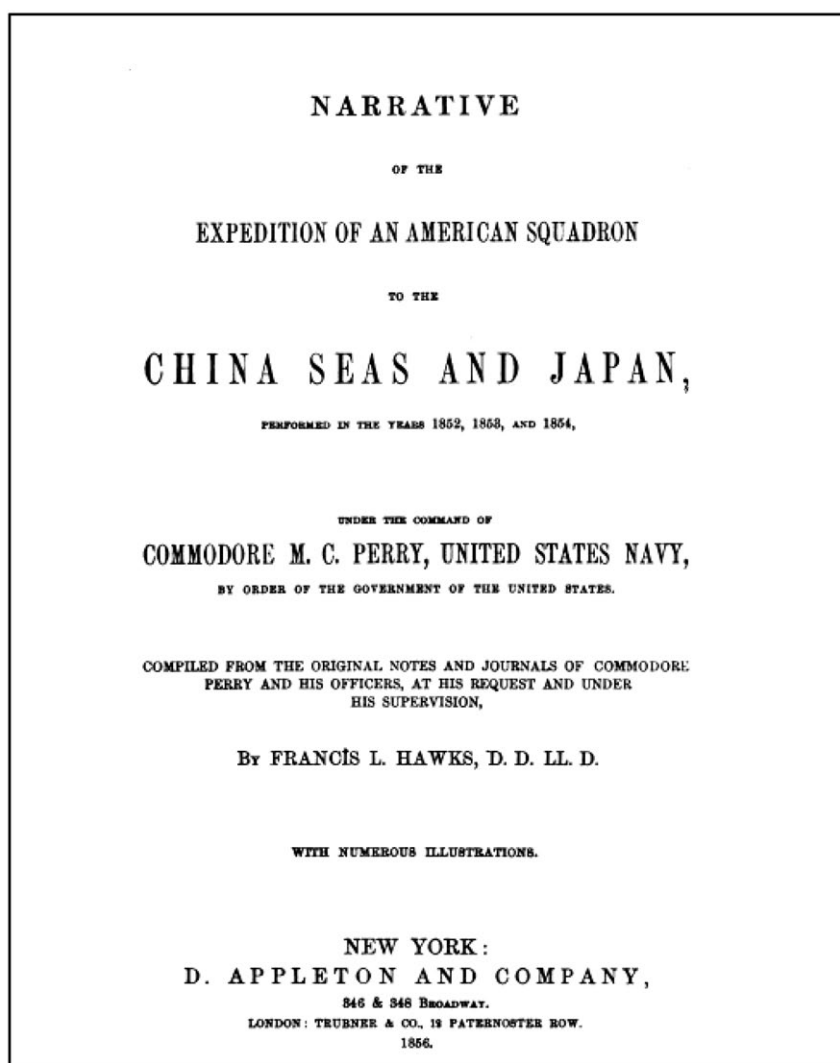
佩里艦隊的遠航，緣起於美國建立“太平洋商業帝國”的構想。這一構想最早由美國國會議員威廉·亨利·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後在林肯和詹森兩屆政府中擔任國務卿）於1850年提出。在西沃德的視野中，廣闊的太平洋是世界未來商業和貿易的中心，美國注定要以其為舞臺。日本開國則是美國實現構想的第一步。佩里同樣早有遠見，他多次向美國海軍部長寫信，建議進行海軍遠航、開闢新航線，為美國的商業利益尋找新的支撐點。按照1848年美國與墨西哥簽署的停戰協議，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亞被併入美國，成為美國的一個州。這意味着，未來美國船隻前往中國不再需要自東海岸出發繞道大西洋，而只需要自西海岸出發橫渡太平洋，航程大大縮短。日本作為給美國船隻橫渡太平洋時補充煤炭燃料的航程中心點，作用相當重要。所以，若美國能成功迫使日本開國，則通過“三藩市—夏威夷—日本”的一路線佈局，美國海軍可以將活動範圍擴展到北太平洋，美國也可以在中國乃至整個遠東獲得巨大利益。這終於促成美國政府委派佩里率領美國海軍東印度艦隊遠航日本，打開日本的大門。

1852年11月24日，佩里率“密西西比”號蒸汽動力風帆巡洋艦（USS *Mississippi*）、“薩斯凱哈那”號蒸汽動力風帆巡洋艦（USS *Susquehanna*）、“薩拉托加”號護衛艦（USS *Saratoga*）及“朴利茅斯”號護衛艦（USS *Plymouth*）等四艘軍艦離開美國東海岸維吉尼亞州的諾福克（Norfolk），經大西洋駛向日本。佩里艦隊如同進行了半程環球航行，耗時長達八個月：經馬德拉群島（Madeira）橫渡大西洋，經開普敦繞過好望角，經模里西斯（Mauritius）和錫蘭橫渡印度洋，又經新加坡穿越麻六甲海峽，在中國的香港、廣州、澳門和上海四地經停，然後到達琉球和小笠原群島，最後方於1853年7月抵達日本。這一航程中，佩里艦隊在澳門有過短暫的停泊和觀察。1853年4月經停香港時，佩里特意拜會了美國著名來華傳教士和漢學家衛三畏（S. W. Williams），請求衛三畏擔任其對日交涉的翻譯。因衛三畏事務繁忙且未下決心，佩里艦隊4月28日從澳門起航時，特意將“薩拉托加”號護衛艦留在澳門等待衛三畏。直到5月12日，衛三畏從廣州趕來加入佩里艦隊，“薩拉托加”號才離開澳門北上與佩里艦隊會合。佩里艦隊到訪日本，向日本德川幕府遞交美國總統親筆信，提出開國要求；德川幕府方面表示此事需天皇決定，與佩里艦隊約定來年春天給予答覆。佩里艦隊遂經琉球返回中國，於澳門、廣州和香港過冬。1854年1月14日，佩里再度從香港率艦隊駛向日本，此次成功迫使日本與美國簽訂《日美親善條約》，順利完成了打開日本大門的使命。

佩里艦隊先後兩次經停澳門，尤其第二次佩里在澳門居住時間較長。按照《日本遠征記》中

的記述，經羅素洋行（The House of Russell & Co.）的斯普納（Spooner）先生邀請，佩里艦隊第一次抵達澳門後，司令官佩里準將攜三名軍官上岸，入住由該洋行提供的豪宅。佩里感歎從事東方貿易的西方商人具備如此慷慨好客的品德，這讓佩里本人在澳門享受了諸多生活便利的同時，更讓其有機會近距離觀察19世紀中葉的澳門。佩里艦隊第一次自日本折返時，再度於澳門經停，佩里同樣上岸入住原宅。兩度經停，兩番近距離觀察，使得佩里本人及艦隊相關人員對彼時的澳門留下了寶貴的文字記錄。長期以來學界（尤其是日本學界）由《日本遠征記》研究日本開國等問題者較多，而涉及包括佩里艦隊對澳門的觀察等在內的其他問題者較少，且該書至今無中譯本。筆者試將《日本遠征記》中有關澳門的章節部分譯出，希望能夠對相關研究有所裨益。譯文和圖片選譯及摘錄自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Chapter VI & XVI,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p. 163-166, 345-350.<sup>①</sup>

圖1 《日本遠征記》



<sup>①</sup> <https://archive.org/details/narrativeofexped0156perr>.



以下為譯文：

## 第6章

眼下的澳門於訪客而言並不十分有趣，因為它只剩下自己前世的鬼魂。這裏基本上完全沒有貿易或商業，港口荒廢，舊日商人們的華麗宅邸和貨棧相對而言空空蕩蕩。很少見到定居於此的葡萄牙人，他們看上去無精打采、魂不守舍。偶爾能遇到頭戴高冠身穿白袍的巴斯（Parsee）人。這是些可敬的商人。有時還能偶遇耶穌會的教士，身邊有年輕的信徒們簇擁。可惜，他們只是對過去的衰敗空懷思念而已。

曾幾何時，澳門城為東方最繁榮市場之一。16世紀下半葉，葡萄牙人擁有了這裏，很快將此建設成與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進行貿易的中心。最初的緣起要歸功於一小群在浪白濬澳（Lampacayo）的葡萄牙商人，他們獲准在澳門登陸，修建一些臨時性的棚屋來棲身及晾曬受損的貨物。穿越中國的旅行家古伯察（Huc）則給出了另一種不同的記載，他說葡萄牙人蒙皇帝恩准用地，乃是對他們的回報——葡萄牙人為皇帝效過一次力，擒獲了一個長期為害沿海的著名海盜。從不起眼開始，這個小商棧逐漸發展成進口商港和商業重鎮，在東方的貿易中，無疑處於壟斷地位。然而，它已經衰落，如今，其重要性及貿易均微不足道。

該城坐落於半島之上，地處澳門島南端。這裏着實風景如畫，城市自港口依山坡抬升的地勢而建。一眼望去，城中白色的房屋已然泛灰，陽台垂在靠海岸的一面，可以眺望大海。舊日商人們的宅邸如今雖顏色不再，但那寬敞的住宅空間、奢華的陳設裝飾，依然證明着葡萄牙商人往昔的財富。舒適的步道盤繞相鄰的山丘而起，在愉悅身心的散步中，訪客對海濱的美麗景致印象倍加深刻。夏日時節，澳門城晦暗單調的景觀會為之稍解。彼時常住廣州和香港的外國人會來此度假，到西灣（Bishop's Bay）享受海水浴，在此地的有益健康的海濱空氣中盡情放鬆身心。

此地港口不適合停靠大型船舶，錨地位於沙瀝（Macao Roads）外，距澳門城有數英里之遙。不過，此地雖一切商業活動的景象俱稀

圖2 澳門街景



圖3 華婦和兒童，澳門



少，卻一直因疍家（Tanka）船隊川流不息的往來而生氣勃勃。疍民們操船往返於澳門本島和自廣州、香港而來的汽船之間，擺渡旅客行人。華人疍家少女身穿豔麗的服飾，在風平浪靜、水波微漾的海灣中搖槳劃動着自己的小船，一派生動活潑。從海灣上方的陽台外廊遠眺，整個海灣盡收眼底，她們一個個狀若天仙。但是，如果走近了去搭船，她們的形象就變得俚俗粗糙，露出了真實。

圖4 疍家船民，澳門



圖5 疍家少女



賈梅士石洞（The Cave of Camoens）是澳門一處人人皆感興趣且常去探訪的勝地。據說，那位葡萄牙詩人就是在這裏寫下了《葡國魂》（Lusiad）之一部分。此處風景如畫，位於一座小丘的山頂、澳門內港的邊緣。大塊花崗岩堆積成叢，形成一處天然石洞。進去之後，空間開闊，自成洞天。石洞之中，榕樹、國槐以及其他的東方樹種綠葉層疊，形成一片林蔭，讓石洞深處環繞掩映之下。石洞周圍遍植綠樹、藤蔓蔓延、灌木茂密、佈局巧妙，堪稱曲徑通幽錯落有致，一直延伸到山坡上。人造的觀景平台精心分佈，讓遊人能一飽眼福，亦能在樹蔭下小憩。

石洞上方有一處圓頂建築。從那裏向外遠眺，風景迷人。裏面立有一座大理石紀念碑，上置青銅半身像和銘文，讓詩人賈梅士的音容笑貌與才華美德留存至今。

賈梅士曾固執地追求一位貴族女子，而女子的父母並不喜歡這位詩人。他雖出身顯赫，卻貧窮潦倒，而且被看成是一個人生多變的冒險家。結果賈梅士在葡萄牙遭到放逐，因而在澳門留下了行跡。1551年，他來到印度的果阿，在那裏因寫下自己“有關印度的荒謬言論”而又一次惹上麻煩，再遭放逐麻六甲。遭放逐其間，賈梅士頻繁到訪澳門，這裏是詩人最喜愛的一方樂土。他挑選了這處石洞作為自己的隱修之所，在這裏“甜蜜的幽居獨處”中，賈梅士構思出自己的巨作——《葡國魂》。賈梅士後來返回葡萄牙，晚年卻在悲慘中度過，最終在醫院裏死去。

澳門島內自然還是由中國人種地，種出各類蔬菜作物滿足澳門城之需。澳門總人口約20,000，其中13,000居住在澳門半島和城中。這些地方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中國人，澳門島（香山縣）內中國人則佔居民構成的全部。澳門城的政府掌握在葡萄牙當局手中。葡萄牙人在澳門有一座學院、幾處教堂以及各種教育、慈善和教會機構，中國人也有自己的特定機構和一座寺廟。

4月28日晚，“密西西比”號再度起航，“薩拉托加”號留在澳門等待衛三畏博士。衛三畏博士從廣州趕來，他已被聘為此次遠航的翻譯。艦隊的航程直指上海。



圖6 賈梅士石洞，澳門



圖7 賈梅士石洞，澳門——後視圖



## 第16章

司令官暫居澳門，這讓他有機會對該地進行更加廣泛的觀察，瞭解到的東西遠超上次匆匆來訪所得。

澳門曾以自己範圍廣闊、利潤豐厚的商業和財富而聞名，但現在這些已經完全失去，好像僅靠一點海岸貿易、規模有限的駐軍開銷以及那些英美商人家庭夏天來度假時的慷慨消費來維持。葡萄牙人的司法管轄權極其有限。諸多中國村落似乎被快速吸收進整個澳門的範圍之內。事實上，澳門城中大部分人口已經由中國的男男女女組成。他們包攬了大部分僕傭工作，無論是在葡萄牙人家裏還是其他外國人家裏。

中國人還充當小店鋪老闆、手藝人和小商小販。至於本地的葡萄牙人有何要做的事，則難以猜測。除了一些富有的商人，本地葡萄牙人大多非常貧窮，而且極度高傲不願工作。他們中只有很少人受僱於各國商行裏工作，更多人卻寧可將時間虛擲於無所事事之中，靠變賣僅剩的一點豪奢祖產來維持生計，他們緊抱着對往昔澳門輝煌與繁榮的追憶，困守着乞丐般的貧窮。

葡萄牙人仍展現出對當地的軍事控制，扼守着附近的山丘，用按照17世紀風格修建的要塞工事保衛着這座城市。這些似乎足夠讓中國人保持畏服。其實，中國人只要稍有一點精神，就能輕而易舉地將葡萄牙人趕走。因為葡萄牙人並沒有巨大的影響力，完全可以將他們通通從這片土地上驅趕出去。葡萄牙駐軍包括約二百名正規士兵和同等人數的當地民兵。全體員兵都受到軍紀的嚴格約束，很少能見到比他們更衣甲鮮明、令行禁止的士兵。

或許還記得，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自己的特許狀被取消之前，讓澳門成為了其對華貿易的中轉港。某些最豪華的住宅正是由這家財大氣粗的公司所修建的，或是由喜歡鋪張炫耀的葡萄牙人在過去富庶繁榮的日子裏建造的。隨便拿出其中一座豪宅，都附帶一座面積超過一英畝的花園，其佈局雅致而別具一格，對外出租依然保持着不菲的價格。司令官閣下到訪澳門的時候，這樣的豪宅租金小計一年約五百美元。澳門此地還有另外一個妙處，即與詩人賈梅士之名浪漫地緊密相連。這裏是賈梅士最鍾愛的勝地，如同讀者在前面讀到的那樣，有的地點建有緬懷他的紀念碑。

圖8 中國剃頭匠，澳門



圖9 美國人墓地，澳門





正是從澳門，在它那繁盛的日子裏，許多葡萄牙人被派往日本進行商業遠航；也正是在澳門，天主教擁有其權力最大的神職機構之一，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以其令人恐懼的威力維繫着教權。從前，它在整個東方全權負責執行其黑暗而殘忍的懲戒。但是，如今澳門商人的財富與進取心已逝，高傲的教會那可怕的統治權和血腥的裁決權早已轉入少數幾名窮困不堪的教士那虛弱無力的手中，他們逆來順受地祈求憐憫，只靠數量下降的葡萄牙人給予的施捨而生活。

在那些吃水量比以前更大的船開造之前，幾乎所有來澳門的船隻都能駛入內港。不過，對那些從事海岸貿易的船來說，澳門內港的水還是夠深的。這些船掛葡萄牙國旗，名叫火船（Lorchas），是一種帆裝和構造巧妙、毫不起眼的帆船。中國帆船也能駛入內港，偶爾還能進來艘雙桅橫帆船或雙桅縱帆船。軍需補給船“南安普頓”號（*Southampton*）吃水十三英尺半，順利進港下錨。吃水十三英尺，遇到漲潮時十四英尺，便可以駛入內港停泊。同樣吃水量的船隻也可以駛入與澳門城區相對的一個小港，那裏名叫丞仔（*Typa*）。葡萄牙輕型巡防艦“唐·約翰二世”號（*Don John the Second*）正是在丞仔停泊時突然爆炸，當時美國小型單桅軍艦“馬里昂”號（*Marion*）就在該艦旁邊停泊，提供了大力的救援。一般認為，這艘葡萄牙軍艦爆炸是其艦上的炮手蓄意而為的。當天是某個一年一度的葡萄牙國家紀念日，早上這名炮手因疏於做好紀念儀式的必要準備工作而遭到過艦長的責罰。

如同前面的章節中所觀察到的那樣，軍艦和大型商船進入澳門，要在沙瀝外駐泊，那裏到澳門城區尚有三至五英里的距離。這讓其與海岸的交通往來一直非常不便，起風天氣更是完全中斷。考慮到這一點，加之其他原因，促使司令官建議將海軍補給站轉設在香港。佩里司令官在與海軍部長的信件溝通中，就這一問題給出了自己深度的見解。他聲明，考慮到種種不便與後續拖延，再加上供艦隊使用的物資——尤其是煤炭——從美國本土運抵澳門，再用船運送上岸，成本更是進一步增加。他從前即看到了在香港設立補給站的必要性，那裏原本就是軍港，不過彼時由於俄勒岡問題產生的擾動，與英國關係破裂的風險似乎逐漸逼近，這一想法才被迫打消。如今威脅已不再，毫無疑問地將美國政府的財產置於香港，會比防衛薄弱的澳門更加安全。香港具備駐泊錨地的一切優勢，即便最大型的船舶也可以在那裏平靜的水域中停泊。七百碼的陸地上建有完備的設施，可以在各種天氣條件下運輸各種貨物，無論是從岸上運到船上，還是從船上運到岸上。香港唯一要克服的缺陷，是衛生條件差。不過，這個問題影響不到海上，船隻可以免遭肆虐於陸地上的那些有害病源的惡劣影響。香港還有額外的優勢，那裏本身就是一個能採購到各種補給物資的市場，這正是一支海軍艦隊所需要的，而且船隻在那裏進行維護修理也十分便利。海軍部尚就採取行動懸而不決，司令官則作出了一切必要的前期準備，在香港建立了加煤棧和其他後勤補給設施，命令煤炭補給船和運輸船在那個港口卸貨。

司令官發現，澳門是一處極佳的宜居之地，這裏鄉野風景如畫，處處趣意盎然，城中有舒適宜人的外國社區，令人着迷。留居澳門期間，他結識了當地許多居民，其中有幾個夏天來澳門小居的廣州商人家庭。他們習慣於在炎炎夏日來此消暑度假，在澳門堪為最親切友善且最文雅好客。法國駐廣州公使布林布隆先生（*Monsieur de Bourboulon*）也在澳門有處房子，他跟自己的妻子——一位美國女士，他是在華盛頓任參贊時結婚的——對提升本地社交活動的魅力作出了巨大貢獻。

當時法國艦隊司令蒙哈威爾先生（*Monsieur de Montravel*）率艦隊來到澳門，在沙瀝外（*Outer Road*）停泊，佩里司令官遂有機會與之結識，與之往來互訪，跟布林布隆先生也是一

樣。事實上，佩里司令官跟澳門居民中所有重要人物都有社交往來，他們的好客與友善都得到了同樣禮貌殷勤的回謝。

澳門總督基瑪良士（Guimaraes）是一名葡萄牙海軍軍官，司令官早在多年前於非洲海岸服役時即與之相識，兩人有着最深厚的友誼和最親密的關係。跟羅利老（Loreiro）上校也是一樣，司令官也是那時在非洲海岸與其結識的。由於他們兩位的緣故，葡萄牙官員們在全部的官方交涉中都對佩里司令官畢恭畢敬。若論感覺最愉悅，當屬與文咸爵士（Sir George Bonham）的交往，他時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香港總督及駐港英國陸海軍總司令。佩里司令官同樣與當地的中國官員及地方官府有愉快的往來。

1849年，澳門在葡萄牙總督亞馬留（Amaral）治下發生兩件大事。亞馬留是一名出色的軍官，廣受景仰。儘管這兩樁大事發生時，香港的報紙已即做了登載，但其依然是葡萄牙國運衰敗和民族性沒落的有力證據。此地發生那兩件大事，與葡萄牙國運衰敗和民族性沒落不無關聯。第一件事起自一樁荒唐的行徑，這樣的事往往發生在宗教信仰碰巧不同的異國，因狂熱的信徒那難以控制的宗教熱情而展現出來。一個隸屬於香港一座教會學校的英國年輕人，前往澳門旅行。上岸沒多久，他便偶遇一場在天主教國家非常常見的宗教遊行。遊行隊伍中的所謂主持人（Host）擺出巨大的排場穿行於澳門的主要街道，身邊有大批教士和其他身穿全套禮服的人簇擁着，所有人的手都舉起點着的蠟燭、搖動着香爐，極盡奢華地展現着天主教的宗教儀式。

這個年輕人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場面，或許這般奇特的展示於他而言完全是對自己虔誠基督教信仰的冒犯侮辱，又或許這樣不足以允許他接納其他宗教觀點和信仰的差異。出自心中的宗教熱忱，以及對其他信仰的誤解，這個年輕人產生了對如此盛典公開表達蔑視的念頭。於是，他有意站在遊行隊伍要經過的路中央，拒絕向從自己面前經過的主持（Host）脫帽致敬。這樣的行為如果不是有意的，出於謹慎，他是完全可以輕易地轉身離開，去另一條街以避免麻煩的。天主教國家的許多新教徒都是這樣。然而，這個年輕人並沒有做出那樣的非常明顯而輕易的舉動，他好像已經做好準備要維護自己的良知，聽憑信仰與自己不同的其他人按照他們的立場行事。根據時人的觀察，這個英國人有意擋在遊行隊伍的路之前方，而且頭戴帽子。教士們溫和地要求他摘下帽子或讓開路，但這個年輕狂熱基督徒的做法與遵從要求相去甚遠——他將帽子在頭上戴得更緊，以一副殉道者的姿態站在原地不動。攜帶武器的警察警告他，要麼摘下帽子，要麼退開，他卻不為所動。就這樣，他遭到逮捕，被帶往駐軍衛所。

災難現在開始了，這位英國女王的臣民在葡萄牙人的駐軍衛所中緘口不言。當時正停泊在澳門沙瀝外的英國軍艦“迪多”號（Dido）的艦長凱培爾（Keppel）聞訊勃然大怒，立即要求葡萄牙總督亞馬留無條件交出那個英國人。總督要求暫緩，表示須就此事諮詢當地天主教會理事會。與此同時，美國軍艦“朴利茅斯”號（Plymouth）與凱培爾指揮的英國軍艦之間的划艇比賽即將開始，凱培爾早已受邀擔任裁判。亞馬留總督與許多葡萄牙駐軍軍官也受邀出席。比賽日那天，凱培爾船長悄悄抽身躲出現場，率領一隊海軍陸戰隊員和志願參加行動的軍官離開沙瀝外的划艇比賽場地。他們在派翠克·史都華（Patrick Stewart）先生的住宅對面登陸，然後穿過這座未設防的住宅和花園，避開主要街道，突然出現在當地駐軍的衛所。他們襲擊了哨兵，用武力解救出了那個英國人。正是此人那不合時宜的宗教狂熱才導致了這場兵戎相見。

上文提及的第二件事同樣扣人心弦。此事導致了澳門總督的橫死。亞馬留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人，野心勃勃要開闢馬路，拓展有限空間，實現澳門城區的擴張。總督為達成這些擴張的效果，

褻瀆了中國人祖先的墓地，因而成為了中國人痛恨的目標。總督收到過幾條模糊的線索，稱自己有生命危險，但他根本不以為意。這天，按照自己日常的習慣，他於下午時分到城郊騎馬閒遊。副官萊特（Leite）中尉在他後面騎馬相隨，再不遠處還有一隊騎兵隨行。當亞馬留總督來到一段被一小叢灌木遮掩的路上時，一名中國人——可能是幾名，具體人數不詳——突然從身後對他發動襲擊。總督用一隻手勒住馬韁（他只有獨臂，另一條胳膊因戰傷而殘缺），結果自己被灌木叢後面鑽出的伏兵拖下馬來，腦袋和獨臂都被割走。等到其他葡萄牙騎兵趕來時，眼前只剩了總督大人殘缺不全、了無生氣的屍體。他們四處尋找刺客，刺客早已不見了蹤影。那個——或那些——懦弱卑劣的殺人犯沒有留下任何線索，澳門的葡萄牙議事會雖全力調查，仍未能找到兇犯留下的半點蛛絲馬跡。不過，中國官府——據懷疑肯定已經捕獲了那些兇惡的罪犯——經澳門議事會一再呼籲後，將不幸的總督大人那被割走的頭顱和手臂送還到這座城市裏。這場暗殺發生在凱培爾船長事件之後僅的兩個月，凱培爾船長事件曾令英勇的亞馬留總督深感苦惱。

（本文得到暨南大學澳門研究所金國平教授的指導和潤色，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 陳超敏]